

刘延西藏散文集

彩虹
升起
走的地方

西藏人民出版社

1267
1902

刘延西藏散文选

彩虹升起的地方

一九八七·拉萨

彩虹升起的地方

刘 延 /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32开 印张：4.5 字数：77,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西藏第1次印刷

印数：001—550

ISBN7-223-00121-6/I·25

书号：10170·186 定价：0.80元

真诚而质朴的情愫

——为刘延同志《彩虹升起的地方》序

韩少华

展开在案头的这部分文稿，该已经等候多日了吧？因我的粤海之行，把早应奉读的这些文稿空置在这里——尽管窗外晴光明媚，窗内也还明洁恬适，却终觉怠慢了这一叠叠美好文字以及它们的作者，刘延同志。

几许歉疚，潜入我的心底。

与刘延同志相识，大约在新时期之初。记得在一次文学集会上，迎面走来一位中年女同志。她先为“有所打扰”而致了歉意，随后才温和而又略显急切地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大意是邀我在方便的时候到她工作的朝阳区文化馆去参加业余文学作者的活动一类内容。当时她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单纯：这是一位恪尽职守的专职文化工作者，只是温和中包含着过多的谦逊，反而不一定有利于谈话的推进。

其后是久违多日。直到前几年朝阳区创办了“金色的秋天艺术节”，我才有幸同文学界的师友萧军、艾青、吴祖光、袁鹰等同志一起，参加了节日活动，而且不只一届。每次活动的联系人都是刘延同志。除了感受到她的勤恳精神之

外，还不免付度着她的工作经历——不知为什么，从她略显黧黑的面色上，以及总不免流露着的风尘仆仆和不无劳顿的神情中，我猜想这许是那些年被下放时间较长、风吹日晒所致。这在中老年几代文化工作者里，是很平常的，也就并没有怎么留意。直到在一次来访中她偶然提到西藏人民出版社文艺室正在编辑她的一本散文集的时候，我才觉察出，或许是高原酷烈的自然条件为她的身心，也包括她的面容，都留下了难以消泯的痕迹。而当我读罢《这儿，曾经有过他和我》

（原题《红皮日记和桦树皮信——进军西藏生活片断》）这篇可以称之为作者一段心灵历程的散文，我竟半日凝思，被其中真挚的情愫，自然也包括文中所反映的时代和个人经历深深打动了。原来，她在少女时代，就参军入藏，经受高原缺氧、头痛欲裂的种种考验以及料想不到的艰难险阻，担当起演戏、行军鼓动、刻版画、画宣传品和教战士唱歌等等一揽子文化工作；当然，也理解了她和她的心上人的那种真诚而淳朴的情感。而这些，特别是她作为一名三十年前入藏女战士的经历——顺便说一句，她的这番经历，在今天的千万个青少年心目中早已足够使她具有“老革命”资格了——她本人却从未提起过；哪怕是片言只语的流露，也不曾有过。至此我才感觉到她潜藏在谦逊得近于拘谨的性格里的质朴与自持。

于是，我怀着更深的敬意乃至谢意，把手边这些文稿，一一读了下来。

说心里话，初读几篇，如《滚滚桃江水》、《嘤嘤鸟鸣》、《宗山赋》，作为读者，我不免略觉失望。文章的笔致似过于平实，仿佛一任淳朴的情感把施展文思华彩的愿望克

制下去。几乎没有什么对西藏高原那种原始气息和蛮荒色彩的描摹，也没有特别着力于藏族奇风异俗的展现；即使有所接触，如《酒歌》、《哈达》，也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奇异习俗的渲染。而每一篇里，作者所努力表现的那种令人在举杯放歌之间就已心心相通的劳动者的友情，以及那种充盈洋溢在酒席间乃至高原上的真挚豪爽的气氛，却顿时淹没了我起初难免滋生的那点欲搜奇而不得的缺憾感。不仅如此，这倒让我感悟到那种缺憾之感，恰恰反映出自己同那高原上的生活及其主人之间不曾相遇、更无以相通的可以称之为“隔”的心理状态。然而作者的文思和笔路是那样地重真诚而轻奇异，其间的倾向，难道只能从选题材和取视角一类的技巧路数上去寻思么？这种略搜奇而重求真的意向，难道不正是作者将自己的身心置于藏族亲人之中而后产生的艺术构思的原动机么！

至于其间的奥妙，或直称之为原因，就在于作者是战士，而不是采风人或旅游者。

看来，只从旅游者的眼光出发，或许不难见出所览事物的“新奇”。而能够从“新奇”达于“深刻”的，往往就寥寥无几了；除非你具有哲人般的洞察力。只是你的笔下尽可以写出“史”，写出“论”，却未必是“诗”。如果只从采风人的视角取材，那么，所得可能是“史料”，是“诗坯”。

但是，此二者都还无从保证内心的“真诚”，也就无从保证其笔下不浅、不隔。唯有战士，因为他早把自己的生命同他所为之战斗的人民和地域连在了一起，所以他可以凭着历史的见证人和生活的参与者所独有的“真”与“诚”，最有可能化“史料”为“史诗”，炼“诗坯”得“诗意”。应该

说，从这点出发，才有可能理解进行文学创作不浅、不隔的真谛所在。而这也正是我理应对手边这些文稿及其作者刘延同志不能不怀有敬意和谢意的原由。

谨以这样一点虽然不免疏浅、却很真诚的感想，作为遗嘱而写下的“序”。

一九八七年春，于北京三元桥畔

· 目录 ·

真诚而质朴的情愫

——为刘延同志《彩虹升起的地方》序 韩少华

滚滚桃江水·····	(1)
头饰·····	(6)
酒歌·····	(12)
嚶嚶鸟鸣·····	(17)
卧地松·····	(23)
杜鹃花路·····	(29)
拉萨果·····	(34)
花开花落·····	(40)
哈 达·····	(46)
彩虹升起的地方·····	(52)

未 来	(57)
清晨，我看到一片邦锦花	(61)
春 曲	(65)
小夜曲	(74)
林卡曲	(76)
札什伦布寺一瞥	(79)
宗 山 赋	(85)
这儿，曾经有过	(91)
措姆	(100)
新来的医生	(107)
快马飞奔	(114)
就要飞走的妈妈们	(120)

滚 滚 桃 江 水

五六月间，在故乡的山坡野地里，伞篷似的桃树上，大蜜桃早已掀开了周围的绿叶儿，袒露出招惹人的粉脸红嘴。高原上春天的脚步儿慢，现在才刚刚是桃花吐艳的时候。我历来对桃花有种偏激的看法——轻薄。因此，高原上多少度桃花开了又谢，我竟不曾留意过。前几天，偶然听一位刚从民间采风回来的同志谈起达玛沟的桃花盛况，不禁动了游赏之心。

这个令人神往的达玛沟“十里桃林”，藏在雅鲁藏布江下游林芝地区的深山里，目前，还是一块保持着原始状态的处女地，一切交通工具都不与它发生牵连。乘汽车到林芝，便只能舍车步行了。

一条“青蔓拂行衣”的小小山径，把我们引向苍山翠谷间。路被浅浅的杂草覆盖着，一枝枝蓝、黄、红色的小花，无拘无束地伸向路间，撩人衣袖。山苍，树老，苔深，溪绿；耳边唯有鸟声叽叽喳喳、泉声滴滴嗒嗒。离公路虽不过几公里，但似乎已经离开林芝那个小小的集镇，离开我们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很远很远了。谁能相信，这荒僻的山谷里，竟然有一个喧闹的桃花世界？

——是的，这是一个只有桃花在喧闹的世界！远远望去，那深深浅浅的花朵，汇聚在一起，真象滚滚流淌着的红色江

水，风吹浪涌，泻荡千里。那轻舒漫卷的波涛，有节奏地拍打着两岸青山，拍打着我们的心……

真没想到，这娇弱的花儿汇聚起来，竟也这样奔腾勃发，气势万千。她们似要冲刷一切，排除一切阻碍，用自己强旺的生命力，去催动那沉睡的荒野，萌发出新枝嫩叶。

我们的心，早被这桃花江水艳红的波涛卷了进去。心飞了，脚步变得轻捷起来……

走进桃林，脚下遍布落花，有的桃树枝头已经冒出纤纤细叶、小小青桃，花期就要过了。尽管这样，枝头桃花仍然连绵不绝，无边无际。桃树的粗细高矮间差异很大，至少是一个二三十代杂居的桃林了。那最大的桃树，我们两个人也合抱不过来，矮小的，颇有些象杂乱的灌木。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庞大的野生桃林里，无论老树新枝，都是一样的繁茂兴旺，看不出任何光照不足和营养不良的迹象。细看时，才发现它们是得天独厚哩！树下，原来是一层又一层腐叶烂果沤积而成的沃土。这些“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野山桃，把无穷无尽的养料供给了自己的子孙们，繁衍着自己的家族，它们是很善于主宰命运的。可惜，它们的存在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刚刚开始富裕起来的藏族人民，还顾不上去梳洗打扮它们。它们和自己的先进家族“拉萨蜜”之间，还缺少攀结亲缘的“红娘”。

一个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假如有一天这满山遍野的野山桃树上出现汁流肉嫩的大蜜桃，呵呵！我邻家三岁的小双双就不会捧着幼儿读物上的大蜜桃叭叭地亲吻了……

想想被眼前的奇怪现象打断了。眼前出现一棵直径不过二十多公分的细高桃树，树上，开着深红和粉红两种色调和

大小都不相同的花朵。更令人惊讶的是，树的顶端，还挂着稀稀落落的小桃，那桃子黄中泛红，完全是熟透了的。我们三个人全都在树下停住了，心里痒痒的，互相怂恿着，准备采几枝带回拉萨。这差事自然落到了年轻力壮的小方身上，他也很乐意作我们三个人的“上树代表”。

……“嘣！”一颗石子流星般飞到小方脚下，紧接着，桃花深处露出一张桃花般的脸。一个年约十三四岁的藏族小姑娘牵着一匹披戴着彩花鞍垫的大白马，手提“俄朵”（藏族放牧时用以投石的工具）向我们走来。这意外的遭遇使我们有些忙乱，我走向前去试图作些解释，但小姑娘不容我开口便妙青稞花似地说：“九千九百九十九棵树你们都可以动，这棵不行！”说完，瞪着闪闪发亮的眼睛，象卫士站在树下。

小姑娘的神态十分可爱，我有意招惹她道：“这是野生的嘛，再说……”

“我阿姐说它就要不是野生的了，要把它们通通管起来，要嫁……嫁它们。”

我们被她逗笑了，小姑娘大概也觉察自己没把话说得清楚，也格格笑了起来——我直担心她的笑声把枝头的小桃震落，下意识地抬起头来。我这才发现，那开着浅色大花的枝条，是嫁接上去的。呵，“红娘”已经把脚迹留在了这儿，达玛沟的野山桃真的要出嫁了！

小姑娘见我们并非真心动她的“宝树”，便兴高采烈地和我们攀谈起来。她叫普布，家住五里外的达玛村。这片野山桃由于远离村庄和公路，很少有人来到这儿。树上的小山桃，历来是自生自落，任凭放牧在外的牛羊或猪群啃食。

（西藏的猪不圈养，和放羊一样放牧）有时，附近山上的狗熊也下山来吃桃，它们最喜欢吃树上的鲜桃，便抱着树摇晃。一般的树，摇几下或一阵大风之后，果子便纷纷落地，唯独眼前这种桃树，不怕狗熊摇也不怕大风吹，很适合当地的气候和自然环境。更要紧的是这种桃子细嫩脆甜，只可惜个头太小了，因此阿姐要改造它。说到这儿、小普布扬起“俄朵”嘣嘣两下打落六七个有些干瘪的隔年小桃让我们尝，她却继续津津有味地谈她的阿姐改造桃林的美妙理想……

“那么，是阿姐派你来看守这棵树的了？”我嚼着甜甜的小桃，随意问了一句。

小普布奇怪地闪了闪大眼睛说：“阿喷啦！这样大的一个桃林，九十九个普布我也看不过来哟！再说，平时也没人来，实行责任承包了大家都忙得很，除了阿姐，谁肯花时间来这儿来？！我今天是到这儿接她的……”

“阿姐出门去了？”

小普布更加惊奇地看看我们，不满地说：“我阿姐你们都不知道呀！就是全村第一个被选送到农牧学校学习的央格呀！她在学校专门学栽种果木的学问，今天星期日，她要到这儿来看这些树，从这儿再回家。瞧，这大白马就是为她准备的。”她摸了摸她身边的大白马。

“哦！原来你阿姐是未来的果木专家呀！真不简单！这棵树肯定是她嫁接的了？”

“对对对！这儿一棵，靠小河那边还有几棵。我阿姐可有学问哩！她说等毕业以后要把这片桃林慢慢管起来，让它们结出‘拉萨蜜’来。你们吃过‘拉萨蜜’吗？听说象糖一

样甜，象盛酥油茶碗那么大哩！”

.....

小普布一说一问，我又想起拉萨蜜桃的鲜美味来了，眼望这浩浩的十里桃林，心又一次飞荡开来……刚进藏那几年，我们这群从花山果山上来的“兵娃娃”们，多么想吃家乡的蜜桃桔柑呀！偶尔有人千里迢迢地从成都或兰州捎回一两只广柑或苹果，都是千包百裹免得在途中碰坏了。等我们拿到手上，解下层层包卷的纸片，还要放一旁闻够了香味才把纸片扔掉。至于那果子，爱都爱不够，谁还舍得吃它呢，往往放得干瘪了，才邀上几个相好的一起共尝。一九五六年，陈毅同志带领中央代表团到西藏时，送来了第一批果苗，也送来了在高原上种植优质水果的希望。前几年，拉萨苹果终于带着压倒内地优良品种——香蕉苹果的优势，出现在藏族人民生活当中。最近几年里，果大、汁多、质细的水蜜桃又在拉萨市郊一些小小的园圃里生长起来了。它带着无限诱惑力，把醉人的芳香送到了雪山草原，送到了田野农庄，也送进了静静的达玛沟，送到了小普布的心上。改造自然，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正如这滚滚的桃花江水，在藏族人民心上流淌……

望着小普布，望着这精心嫁接过的山桃树，我相信，拉萨蜜桃在达玛沟安家的日子不会远了。这希望，已被未来的藏族女园艺师嫁接到了树上，花开了，果子就会飘香的。

头 饰

传说马泉河畔是歌的故乡。那儿的歌，象西藏林牧区的山歌般高昂、粗犷；象来自巴塘、康定、金沙江一带的“弦子”那样委婉、抒情；有时，却又象西藏古典音乐“朗玛”那样古朴和优雅。

听了这般动人的介绍，我和藏族同伴贡桑娜商量、准备到马泉河一带进行一次民歌采集。贡桑娜是个民间歌舞的佼佼者，一听说有民歌可以搜集，高兴地催我早早动身。

我们骑马从加加兵站出发，沿雅鲁藏布江西行约四百里，到达了马泉河畔。初秋的马泉河，象一个娇柔的少女，偎依在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脚下，任那绿油油的衣裙，在黄绒毯似的草原上飘动。南面的喜马拉雅山和北面的冈底斯山，却象两位守护在少女身边的老人，他们披散着银发、深情地把飘洒而俊逸的身影投进河水，使河水显得幽深而又奥秘。整个草原，充满宁静而安谧的美。

我们任马儿在柔软的草地上缓缓地踱步着，向帕羊村的方向走去。忽然，一股奶香顺风飘了过来；随着奶香，我们听到了抑抑扬扬的歌声，随着歌声，一支小小的、彩蝶般的马队从不远的山凹里飞了出来。走近了，我们才看清骑在马上的，全是盛装打扮的姑娘。为首一个穿着玫瑰红的藏式汗衫，外面罩着镶有彩色带形图案的乳白色羊皮袍子。细碎的小

辫闪着油光，辫梢用银质的圆形发饰系在一起，象一片横置的芭蕉叶，整齐地披在后背。其它人的装饰，除颜色不同，发形式样完全是一样的。在这高原边境的偏僻山区，秋天多少有点凄凉的色彩里，出现这样一群花朵似的姑娘，实在是令人振奋的。在旅程中，我往往不注意时序的变化，这群盛装打扮的姑娘，使我猛然想到大概是过“望果节”的时候了！我侧身想问问贡桑娜，但我停住了。她正出神地望着姑娘们的头饰，那眼神，既是爱慕和好奇，更多是在思索。

我惊讶了。藏族妇女佩戴首饰，象他们生活中离不开茶和酥油那样平常，不管是价格昂贵的“帕朱”（妇女头饰）或是作工精巧的“嘎乌”（胸饰），以及一般的玉镯和耳环，直到最普通的白银戒指，不论在城市和农村，总是常常看得见的。我相信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会引起有相当阅历的贡桑娜这样浓厚的兴趣。那么，是我没有注意到这种头饰的珍贵之处吗？我有意向马队靠近，认真细致地观察起来：

整个头饰，象一簇簇的绒球，端端正正系在额顶头发分梳的地方。正中是一颗核桃般大小的海星形红玛瑙，周围用珍珠、贝壳或无数细小的银花串连而成。给人以典雅、明丽、庄重之感，比起我们常见的头饰来，倒是颇为新奇别致，制作也比较细致，但并不太精巧、在藏族妇女首饰中比较起来，绝算不上名贵之物。倒是姑娘们的神态，一个个象是戴上了稀世珍宝，神气活现地、火辣辣地迎着我们好奇的目光，悠然自得地唱着、笑着、挥动着马鞭，悠悠扬扬地从我们身边走过。

不知为什么，我们也驱马紧跟在“彩蝶”们的后面，方才还十分吸引我们的喜马拉雅雪峰、冈底斯山峭壁、马泉河

的微波、草原的秋色，通通丢到脑后了，整个心都融进了她们的歌声里：

波光闪闪的马泉河
是天上群星汇集而成的。

巍巍耸立的马泉桥
是天上彩霞铺成的。

星星的光
是金珠玛的心凝成的。

星星的美
是金珠玛的血染成的。

在马上，我来不及抽笔记下她们唱的曲调，但凭多年记录民歌的习惯和辨别能力，我发现她们在不断交换着曲调唱同一个歌词，这恰好与我常常接触的民歌习惯唱法相反。好奇心切，我终于打破了贡桑娜的沉思。

贡桑娜作出了一种肯定自己判断的表情说：“刚才看到了她们的头饰，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这会儿听她们唱的歌，我相信咱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了。”于是，她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夏天的马泉河畔，是黄鸭成双成对嬉戏的地方；野花缀满的草原，是情人们相会的地方；马泉河上的牛皮绳索桥，是迎亲的人马来常往的地方。

草原上的德吉姑娘要出嫁了。清清的河水洗净了她的乌发，灿烂的朝阳染红了她的双颊。阿妈为她换上了新制的氍毹衣裳，阿爸为她斟满了吉祥的青稞酒，在亲人们的祝福声中，她挂上了洁白的哈达，跨上了系有彩纓的枣红马。

迎亲的马队穿过草原，越过山峰，来到了马泉河畔，准